

细节是一种奢侈

面包上的黄油

◆ 阿眉

总是想得太多

枝节

◆ 戴蓉

早餐有两件事绝不能等：麦片冲进牛奶就必须立刻开始吃，焦黄酥脆刚从吐司炉里跳出来还有点烫手的面包必须分秒必争抹上黄油——黄油刀尖挑着的一小块黄油抹过热面包时的稍有融化和扑鼻而来的香气，足以疗愈刚刚被闹钟伤到的心灵。

有好几年时间，冰箱里总存着块黄油，揭开锡纸一角切一块，扔进平底锅里滋滋响着融化开来，家常罗宋汤意面酱用黄油才够浓够香，姜葱炒蟹换黄油美味更添一筹，就算暑假里随手调碗蛋奶面糊摊煎饼给小朋友当点心，用黄油摊出来的也格外受欢迎。

黄油有点像中餐里的猪油，烹饪之外，还是大部分甜品的灵魂，没有猪油的黑芝麻汤圆八宝饭红豆沙，和没有黄油的蛋糕曲奇，光想象一下，都觉得人生无味。而离开了黄油的牛排，就像离开了猪油的烂糊肉丝，盛在盘子里仿佛形貌

俱在，尝一口则神髓全无。

最大阵仗的黄油吃法，堪比《水浒传》中梁山英雄“大块吃肉”的“大块吃油”，是港式茶餐厅名品“菠萝油”。拍出的电影被西方影评人评为“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香港人，独创了这种最为豪迈几近癫狂的黄油吃法：热乎乎的菠萝面包横切一刀，夹厚厚一块冰凉的黄油，一口咬下去，皮是酥脆的，面包是柔软的，黄油一半融化在面包里一半融化在舌尖……宛如金风玉露一相逢，宛如西门吹雪遇到叶孤城——被健康学洗脑多年的当代人，吃掉整个菠萝油的心情，多少总怀着点置体检表上各项指数于度外，几近决战赴死的悲壮吧。然而如此美味当前，足以让大多数人的自制力溃不成军，人生得意须尽欢，宁可第二天白灼青菜配粥外加一壶普洱找补回来。

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朱莉与朱莉亚》里有句台词：“你

是我面包上的黄油。”这部美食题材的电影我只看过一遍，但这个精妙的比喻却过耳不忘，一直都记得。没有黄油的面包当然照样果腹，而黄油，就是那一点足以点石成金化平淡为神奇让人生瞬间变得更美好更美味的要素。婚姻是面包，爱情就是黄油。而阅读、电影、旅行、音乐、知己……都是抹在生活这块面包上的黄油。

只是记得趁热，趁那些可以毫无顾忌吃下整个菠萝油再添一杯鸳鸯奶茶，可以一天连看三场电影通宵干掉一部小说，可以和朋友畅谈一个下午，网上整夜灌水盖楼，可以全心全意地相信，可以毫无保留地去爱的时光，还在。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 371 期

本埠生活录

渐渐晃去杨梅竹斜街。

是一条正在换血中的古老胡同，亦古亦新，亦破亦美，完全没有章法，有趣亦就有趣在这种转瞬即逝的片刻，也许再过一年两年来，此地已经沦陷成了锣鼓巷那种景点了。

街口浅浅处，一间铃木食堂，外面瞧瞧，实在平淡无辜，里面晃

诗歌口香糖

无题(371) ◆ 严力

- ➔ 尽管肉体是地基
但在精神楼层里生活时
每天还是要请地基上来
聊聊天常
- ➔ 上帝迟早会发现
他在掐灭了生活的烟头之后
在生活之外改抽了烟斗
- ➔ 那时候我们没多想
懵懵懂懂就把昨天填满了情节
而回味在N多年之后呈现时
则被命名为浪漫的幸福
- ➔ 绿色有绿色的苦闷
因为把其调试出来的蓝和黄
如今只能记挂于心中
就像已逝的父母

最近读了姜淑梅老太太的作品《乱时候，穷时候》。姜老太太1937年生人，出生在山东农村，一生艰辛，好在儿女成器。她的大女儿是大学里的写作课老师，也是一位作家，在大女儿的影响下，姜老太太60岁学认字，75岁开始写作，因天赋讲故事的异秉而出手不凡，书好看得很。

我母亲是1939年生人，跟姜老太太差不多年纪。她们那一代的女人真不容易，命运的差别跟人生起点的运气很有关系。《乱时候，穷时候》里有一段是写姜老太太小时候差点就能读书识字的故事，说是还在读书的二哥和同学在村庙办了个公益小学，专教乡邻孩子，不收钱，学生买两本书、一块石板、一盒滑石笔就可以来上课了。二哥颇具慧眼，识得妹妹天资聪颖，说她是个大学料子，让她也去上学。那时姜淑梅也就六七岁。这所公益小

学里，是个带京味的日式园子，这个句子，写得如此奇怪，很抱歉，因为我，实在想不出，要怎么写，才能写出那种调调。我国很多城市，很多人民，此起彼伏地抄袭日式文明，每一地，每一城，抄出来的作品，究竟是，完全不同的，带着明显的身世背景，身在现场一领略，就明白了。铃木食堂的正屋，不是餐厅，是间复古杂货铺，东西一件一件整治得精洁宛然，小小心意。特别好的，是那种黯淡，以及无华，这是日式文明的精髓，主人家用力用得很是地方，相当懂经。偏房亦很漂亮，日式的木质老房子，极简，通透。可惜，里面坐了满满堂堂吃午餐的人民群众。日式房子的谦退素净，跟欲望饱满血脉贲张的食客们，实在是水火不搭调。这样的老房子，无论如何见不得烟火，顶多煮点清茶和咖啡了。

晃得有点小累，对面 soloist coffee，进去歇脚。那小馆子，宛若欧洲小城的淡静咖啡馆，美得温暖而安静，十分地好。这就一个箭步，从东洋跨去了西洋。喜欢坐吧台，跟玮肩并肩坐下。白瓷的吧台上，零零碎碎，各色伺候咖啡的器物，闪闪亮亮，摊了一台。想必是，主人家碧落

西南的琐事尘语

看到一箩箩的桂花和酿桂花露的大缸，心想美味果真得来不易，既要造物的馈赠也要有心人耐心调制。我比较烦人家在饭店掷几张票子然后手机一顿“咔嚓”，慌不迭地告知世界自己多么有福，而他微博里一碗亲手熬的杂粮粥或者瓜果色拉的照片，却让我觉得欣慰，总有人一大早就懂得如何安抚自己。

看了一场电影。关于这部影片，朋友的观后感总结得好，她说导演用多重视角侧面叙事手法轻松就绕开了主角性格上的缺陷。“如用单一视角正面叙述，势必绕不开种种矛盾而陷入尴尬叙述。”她是更偏重理性的女子，我却是容易被一些细枝末节打动的人。即便兵荒马乱流离失所，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也会在新年的街头快乐相拥，有一处安静的客厅可供他们告解或者痴人说梦。德高望重的文坛长辈，在风雨夜坚持把一对年轻的朋友送到弄堂口。

从来没有完美的人生，有的只是这些美好的枝节。

在京里：杨梅竹斜街

◆ 石磊

黄泉搜罗来的。调制咖啡的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忙得脚不点地。手工现煮咖啡，确实有这么忙活。漫坐了一会儿跟玮谈心，蓦地就有男客人过来我身边，隔着吧台，朝着里面的咖啡师傅，咆哮，真的是，我的天，咆哮。内容十分简单，伊点的咖啡，等了很久，还没有给伊送去楼上，伊不知是等急了还是等饿了，总之是，跑下来，咆哮来了。两个年轻人低眉道歉，骂不还口，绝不争执。男客人咆哮一阵，回去楼上，等一下，又冲下来，重新咆哮。玮跟我，默默听着，听到听不下去，玮开口跟男客人讲，他们俩，一直在忙，没歇着，您再等等吧，一会儿就好了。男客人狂躁地拍着苹果手机，骂声不绝。渐渐地，我开始觉得，这不是一顿粗理约的咆哮，这是一场难得的行为艺术，于如此欧风清雅的精致环境里，跑出一只野蛮丛林的大虫，义正词严，讲着大家都听不懂的兽语。我想，这是我2014年里喝过的最难忘的一杯咖啡了，真的，上哪里，还能喝到如此发人深省的咖啡？临走，特别跟两位年轻的咖啡师傅致谢，笑一笑，跟他们讲，加油。

推门出来，我觉得自己，真是慈祥得不行了。

幸运

◆ 洁尘

有魄力 的女人，她说，好，那就上学，我出钱。于是母亲上学了，一路读下去，成绩十分拔尖，不负祖母的期盼和付出；到了母亲16岁，连跳两级的她高中毕业，那个时候，外公因病去世，母亲是长女，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母亲说，我想考大学。这个念头比早年想去上学还要令人惊悚。一个高中毕业的女孩子，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那已经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一般男人都配不上，怎么嫁出去还不知道呢，居然还要去考大学？！这个时候，祖祖又说话了，好，那就考大学，我出钱。母亲1955年考上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同班的来自上海的一位英俊男生相恋，成婚，之后在1960年一起毕业分配至成都铁路局，之后生育两个女孩，小的就是我。现在父母已退休多年。

我从小就听母亲讲述她的祖母。祖祖也很为她的大孙女自豪。

钢笔画世界



伊朗德黑兰格雷斯坦宫

杨秉辉 画 \ 文

格雷斯坦宫一名玫瑰宫，在德黑兰老城区，如今作为博物馆开放供人参观。格雷斯坦宫的外墙多用彩釉瓷砖敷贴，至今色彩尚存。宫内花木扶疏，厅堂富丽堂皇，主厅内四壁镶嵌镜片，入内光耀夺目，是为镜宫。其中展出孔雀宝座、大理石宝座、波斯地毯、民族服饰及瓷器等等。其民族服饰中有不少宽袍大袖、无领斜襟，颇有类似于我国蒙古族服装者。礼品馆中多瓷器、钟表等，据说多为凯加王朝时友好国家所赠。

让思想拐个弯

长不大

◆ 顾土

人之一生，大致应该分几个段落，每个段落自有每个段的特征，当然，秋行春令或是未老先衰也是一景。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长辈的告诫之一就是什么年纪有什么样的言谈举止，“都上学了，怎么说话还是这么没大没小！”“都快18岁了，走路怎么还是东扭西歪！”在长辈的家教下，我们自然学会了坐有坐样、站有站样、吃有吃样、喝有喝样。不过，如今走在街头，长不大的模样却特别多，忽而呼啸一声，忽而高歌一曲，忽而张开嘴巴大打哈欠，还要放出长长的哈欠声，种种奇声怪状，不知是否与曾经缺乏家教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站在公交里，我最怕看见一把年纪的人东扭西歪，明明已经是做父亲做爷爷的年纪了，却双手握住扶把，头朝下歪，背往下倒，腰向下沉，然后还抬起臀部，远远望去，犹如蛇形又似鸵鸟状。如此这般的也就罢了，他们居然还要左右摆动，似乎是在趁机锻炼腰肢。

宜家家居，是很多男女蜂拥而至的地方，但我每次去宜家，更发现这里好像是恢复童稚的乐园，人的原始状态总是在那里暴露无遗。众目睽睽之下，有人横躺在床上，四肢平展，所有行人都不妨观赏他们体态的各个部位；有人则斜卧于

沙发之内，悠闲地欣赏微信，脚板硬对着过往顾客；有的不知是夫妻还是情侣，双双平躺，似乎已入梦乡，这副模样大概就是想告知列位看客，他们已经彻底放弃了隐私权。如果都是儿童，倒也无所谓，童真毕竟有趣，可个个都是成年、中年，甚或老年，让人感到今人对自身年纪已经无比模糊，似乎不知道在公共场合哪个年纪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仪表，难堪早进入历史。

在游泳池的更衣室总可以看到孩子们的嬉闹模样，但许多家长或者成年人的举止似乎也在提醒我们，他们的稚气同样未曾脱尽。站在椅子上穿衣提裤，原本是孩提时代的特色，人小个矮，站高一些自有他们的理由，可是为人父母之后，如果也是那么高高在上，下半身全部对着陌生人，还左一蹬腿、右一踹脚地穿裤子，不失时机地再抖抖掸掸，灰啊土啊气味啊都毫无保留地散布给旁人，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公德缺失了。

人无论多少年龄，都不妨留存一点童趣，皓首皤皤仍可以返老还童，更是求之不得，春秋时老莱子行年七十，还彩衣娱亲，做婴儿状，则为至孝。但我想，这些都应该在私密的场合，如果大庭广众之下，成年人依旧如孩子一般行止，自己尽管可以不难为情，但别人却会难受的。